

青年思想修养



王莹 张植信

生命之花

——中外名人恋爱婚姻家庭故事

青年思想修养

生 命 之 花

——中外名人恋爱婚姻家庭故事

王 莹 张植信 编写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济南

青年思想修养
生命之花
——中外名人恋爱婚姻家庭故事
王莹 张植信 编写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书

787×1092毫米32开本 6印张 87千字
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5,800

书号 3099·725 定价 0.37元

目 录

事业和爱情上的知音

——马克思和燕妮 (3)

资产阶级爱情观的叛逆者——恩格斯 (6)

艰难岁月的革命伴侣

——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 (10)

志同道合的伴侣

——毛泽东和杨开慧 (11)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夫妻八互” (14)

孙中山与革命伴侣宋庆龄 (16)

何香凝舍生营救廖仲恺 (17)

“真爱”的追求

——鲁迅和许广平 (22)

彭德怀的婚姻 (26)

崇高的革命情怀

——王若飞夫妇 (29)

邓拓和丁一岚的诗书深情 (31)

方志敏的爱情观 (35)

“永鳏痴郎” 恽代英的恋爱观	(38)
彭雪枫的“两地书”	(43)
壮烈的婚礼	(46)
为了祖国科学事业的钱三强与何泽慧	(48)
李四光以事业为先	(50)
献身于生物学的童第周夫妇	(51)
异国姻缘	(53)
“文同道合”的夫妇	(55)
戏剧姻缘	(58)
围棋名手比翼齐飞	(60)
战场外的考验	(62)
为了找到镭	
——居里夫妇的爱情生活	(64)
双双荣获诺贝尔奖金的夫妇	(66)
第一对比翼双飞的宇航员夫妇	(66)
革命的良知益友	(71)
关牧村的心愿	(74)
放弃爱情的歌手今井久仁惠	(75)
“二传手”的爱情	(77)
“不拿世界冠军不结婚”	(79)
体操名将推迟婚期	(81)
黄家驷“结婚而不成家”	(83)
牛顿的“恋爱史”	(84)

失踪的新郎巴斯德	(85)
爱迪生的婚礼	(86)
新婚之夜的爱因斯坦	(87)
难得一点空闲时间会见爱人的巴甫洛夫	(88)
白求恩和他的妻子	(89)
李大钊“糟糠之妻不下堂”	(93)
任弼时和他的妻子	(95)
舞蹈家陈爱莲和普通钳工	(96)
歌唱家李秀文的爱情生活	(98)
团干部爱上了清洁工	(100)
诸葛亮择妻	(102)
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传说	(103)
米丘林的婚事	(104)
作曲家舒曼和钢琴家克拉拉的结合	(105)
巴莱和白朗宁的动人爱情	(107)
卢嘉锡教授夫妇老益情深	(111)
王力教授夫妇“共祈百岁老鸳鸯”	(113)
高士其和妻子金爱娣	(115)
作家峻青和他的夫人	(117)
戏剧家吴祖光与新凤霞	(119)
郅顺义护理病妻	(121)
无臂书法家刘京生和妻子毛大华	(122)

吉鸿昌的贤妻胡红霞	(127)
她给了他一双明亮的眼睛	(128)
一位值得歌颂的女性	(130)
托尔斯泰和妻子索菲亚	(133)
小说家都德和妻子阿拉	(134)
音乐家莫扎特的好妻子	(136)
法拉第的贤妻撒拉·巴娜德	(137)
白斯埃搞发明的“催化剂”	(138)
征服自己的贝多芬	(143)
情场上的“逃兵”——歌德	(145)
普希金的悲剧	(149)
小仲马写作《茶花女》	(150)
陆游与唐琬的终生憾事	(151)
后 记	(155)

爱情不是花荫下的甜言，不是桃花源中的蜜语，不是轻绵的眼泪，更不是死硬的强迫，爱情是建立在共同的基础上的。

——莎士比亚



事业和爱情上的知音

——马克思和燕妮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卡尔·马克思和他夫人燕妮的爱情，可以称作人类最高尚的爱情。在爱情的道路上，燕妮不囿于“门户之见”，毅然选择了马克思，从而使马克思找到了事业和爱情上的真正知音。对于马克思来说，燕妮既是她所深爱的妻子，又是她不可缺少的助手，还是她富于智慧的顾问和亲密无间的战友。

马克思是一个贫穷的大学生。他出身于市民阶级家庭，是一个普通律师的儿子。燕妮出生在一个权势显贵的普鲁士贵族家庭，被公认为是特利尔城最美丽的姑娘，求婚者不乏其人。毫无疑问，她可以缔结一门荣华富贵的婚姻。但是燕妮却蔑视一切传统观念，丝毫不为高官厚禄所动，拒绝了很多人的求婚，毅然把爱情投向了前途艰险莫测的马克思。他们的爱情，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可理解的事情。正如马克思的父亲对马克思说的那样：“未必有谁能懂得你俩关系的实质”。

马克思与燕妮的爱情是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紧密相连的。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就已经显示出革命思想的火花和伟大的天赋。燕妮不仅天生美丽，而且才智非凡，真诚无私，趋向革命。马克思和燕妮的爱情最初发生在马克思中学毕业前。一次，马克思有机会向燕妮谈到理想，告诉她自己准备选择一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为人民工作”的活动，燕妮被深深地感动了。她发觉蕴藏在马克思心灵深处的，不是寻求一己的私利，而是人类的真理。燕妮在马克思身上找到了巨大的力量。马克思的崇高理想，在燕妮的心中产生了共鸣。于是，她当即表示：“我愿意做您这方面永远可以信任的忠实的朋友……”他们的爱情种子就从这时萌芽了。燕妮说过：“我希望卡尔跟我在一起是幸福的，正象我自己希望跟他在一起是幸福的一样。然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不仅应该成为一个贤妻良母，而且也应该成为他的同志……他的道路就是我的道路，他的思想就是我的思想。我既把自己献身于他，我就相信他，相信我们目标的一致……。”多么真诚的友谊，多么专注的情感啊！正是这种目标的一致，使得马克思和燕妮的纯真爱情有了牢不可破的基础。所以，在他们后来的革命道路上，虽然遇到过很多的忧患、困难、艰苦、斗争和挫折，却始终是互敬互爱的夫妻，患难与共的战友，并肩战斗的同志。

马克思遇事总是与燕妮商量，把自己创作的一切手稿都交给她看，征求她的意见。燕妮也坚定不移地忠于自己所选择的丈夫和他的事业。马克思和燕妮婚后不久，就开始了他

们的萍踪无常的流亡生活，而燕妮总是不辞千辛万苦地跟随着马克思与他一起同甘苦共患难。1848年，由于马克思积极参加了法国二月革命影响下的布鲁塞尔共和运动，被比利时当局逮捕，燕妮也被株连入狱。她面对凶残的敌人，坚贞不屈，使敌人一无所获，勇敢地捍卫了马克思和他的事业。马克思的秘书最初是威廉·皮佩尔，后来由燕妮担任。那时，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繁重的家务和坎坷的生活遭遇，常常使她精疲力尽。但是，她总是坐在丈夫的小屋子里，细心地阅读他写的大量文稿，敏锐地提出意见，并将这些字迹潦草的手稿誊写得清清楚楚再交付印。对此，她写道：“我坐在卡尔小房间里转抄他那潦草不清的文章的那些日子，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刻。”她还经常协助马克思接待来访的工人、贫民，不顾物质上的困难热情地款待他们，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同时，她还向“对她的卡尔不够忠诚”的人作严厉的斗争。燕妮在为革命和自己的丈夫做出这些牺牲和贡献时，总是豪迈和坚定的。她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你不要以为这些小小的忧虑已经把我压倒，我非常清楚，在我们的斗争中我们永远也不会孤立，而我的命运又很好，我是少数幸福中的一个，因为我的旁边有我亲爱的丈夫，我的生命的支柱。”他们的爱情是他们理想的一致，意志的融洽。他们就是这样在相爱中互相鼓舞，在战斗中越爱越深的。

马克思和燕妮既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又是感情笃深的伴侣。马克思曾把自己对燕妮的真挚情感倾注在他写的三册诗稿中。诗中写道：“燕妮！我可以大胆地肯定，我们相爱

着，心换着心。炽热的心呵在一块跳动，它的浪潮奔腾汹涌。”燕妮也总是“含着悲喜交集的眼泪”去读这些诗稿，并以实际行动和无限忠贞的感情使马克思和他的亲人相信，“她不会拿他（马克思）去换任何一位爵爷”。1856年，燕妮已经是六个孩子的母亲了，马克思在写给她的一封信中，却象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那样感情炽烈。他写道：“事实上，我对你的爱情胜过威尼斯的摩尔人的爱情。”“只要我们一为空间所分隔，我就立即明白，时间之于我的爱情正如阳光雨露之于植物——使其滋长。”

燕妮是个伟大的、高尚的女性，她把自己的毕生精力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马克思和他的事业。燕妮去世时，恩格斯在墓前的悼词概括了她的一生：“她有极其明确的批判智能，卓越的政治才干，充沛的精力，伟大的忘我精神……她所做的一切只有和她一起生活过的人才了解。……我用不着说她的个人品德了。这是她的朋友们都知道而且永远不会忘记的。如果有一位女性把使别人幸福视为自己的幸福，那么这位女性就是她。”

资产阶级爱情观的叛逆者——恩格斯

恩格斯和玛丽·白恩士的爱情虽不象马克思和燕妮那样，为世人所知，被传为佳话，但他的爱情生活同他走过的革命道路一样，同样闪烁着他作为资产阶级传统观念的伟大

叛逆者的光辉。

恩格斯出身于名门望族，完全可以象一般的纨绔子弟那样，去物色一个“门当户对”的、以出入上层社会为荣的资产阶级阔小姐，结成“美满姻缘”。但是，恩格斯并没有这样去追求。

1842年，恩格斯来到了曼彻斯特，结识了一个纯朴的纺织女工——玛丽·白恩士。玛丽是爱尔兰人，是位普通工人的女儿。她性格爽朗，热情大方，具有革命觉悟。她时刻关心着本民族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强烈地反对资本家的压榨和剥削，积极地参加工人们为改善劳动和生活条件所进行的斗争。她对英国统治阶级充满了民族仇和阶级恨。玛丽的革命精神象磁铁一样吸住了恩格斯，唤起了他对受尽掠夺和压迫的爱尔兰人民的深切同情，增强了他要同工人们交往并专心致力于研究他们的状况的决心，帮助他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

在玛丽的带领和陪同下，恩格斯花了二十一个月的时间，全面考察了英国工人的劳动和生活状况。他屏弃了资产阶级的社交和一切宴会，专心致志地同玛丽一起参加工人们的活动和集会。在玛丽的帮助下，二十四岁的恩格斯所著述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部辉煌作品，共同的理想浇灌了爱情之花。1845年，恩格斯决定同出身“低贱”、一无所有的女工玛丽共同生活。出于对宗教传统的反抗和对资产阶级道德法规的蔑视，恩格斯没有举行什么仪式，便同玛丽·白恩士结成了终身伴侣。

恩格斯和玛丽·白恩士是热情的战友，又是忠实的生活伴侣。他们同甘共苦，一起克服生活中的困难。为了在经济上接济马克思一家，恩格斯又回到曼彻斯特继续干他所厌恶的“鬼商业”。他一方面充当资本家的代理人，另一方面又要从事大量的革命活动。生活窘迫，他和玛丽·白恩士不得不放弃价钱昂贵的住宅，搬到费用低廉的旅馆。尽管生活是朴素的，但他们的感情却是真挚的。恩格斯对玛丽的爱也使他对她的家属十分关心，他们当中有些人生活困难，恩格斯都尽力给予支援和帮助。

遗憾的是，恩格斯同玛丽只生活了十多年的时间。1863年1月，玛丽患心脏病突然去世，这给了恩格斯以巨大的打击。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沉痛地说：“我无法向你说出我现在的心情，这个可怜的姑娘是以她的整个心灵爱着我的。”

“她的死不能不使我深为悲恸。我觉得我仅余的一点青春已经同她一起埋葬掉了。”当时马克思由于陷入绝望的经济困境，心绪很不好，对恩格斯的不幸遭遇没有特别在意，这使恩格斯非常生气，差一点使他们的友谊发生裂痕。后来，马克思作了些解释，坦白地承认了自己的过错，恩格斯才表示谅解，恢复了正常的通信关系。他说，我感到高兴的是，我没有在失去玛丽的同时，失去自己最老的和最好的朋友。这充分表现了恩格斯对一个普通女工的真挚、深沉的爱情。同时，也可以看出玛丽在恩格斯心目中占据着多么重要的位置！

恩格斯是个很尊重妇女的人。在他看来，那些拿爱情当

儿戏的男人，是根本不配受妇女尊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新时代》主编卡尔·考茨基和年轻美丽的维也纳姑娘路易莎的结合是以斗争为代价赢得的，特别是路易莎，为考茨基作出了很大的牺牲。但是五年以后，考茨基却抛弃了路易莎，和瑞士一位法官的女儿一见钟情。路易莎是一位宽宏大量的妇女，她表现了充分的自制力和英勇气概，不仅同意离婚，而且还为考茨基的行为做了一些辩护。她写信把这件事告诉自己最尊敬的长辈恩格斯。恩格斯在回信中气忿地说：“关于卡尔，您说，没有爱情，没有激情，他的本性就会死亡。如果这种本性表现为每两年就要求新的爱情，那么他自己应当承认，在目前情况下，这种本性或者应当加以抑制，或者就使他和别人都陷在无止境的悲剧冲突之中。”事后，恩格斯给考茨基写信，严肃地批评了他这种喜新厌旧的错误行为，让他“自己一个人好好想想整个事情的真正性质和后果。”几年以后，恩格斯还用这件事提醒考茨基注意总结生活中的教训，并以此来告诫党内的其他同志。

正是由于恩格斯这种对待个人生活的严肃态度，才使他能够把自己的全部深情钟爱毫无保留地倾注在一位被压迫的、“没有受过教养”的普通女工玛丽的身上。恩格斯对待个人生活的这种态度，同他的革命思想一样，是伟大的、高尚的。

艰难岁月的革命伴侣

——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和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是在革命的征途上相识，在西伯利亚流放的艰苦岁月中结合的。在尔后的几十年共同生活中，他们始终以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为怀，在生活上严格遵守“不比别人，即不比工人群众过得更舒服”这样一条原则，过着俭朴的生活。

列宁非常欣赏和赞同一个很有名的外科医生表述的，即“一个人的健康就在于他的感情活动表现得很鲜明”这样一种看法。列宁说：“就是这样，一个健康的人想吃东西，他就真正想吃，想睡觉，他就不会讲究是否要睡软床……”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过的正是这样一种普通的健康人的生活。他们的房间摆设很简单，象一个普通工人家庭一样。1902年，当他们离开慕尼黑时，变卖的家具总共才值十二马克。侨居巴黎时，他们的房间陈设也很简陋，这使房东竟不敢为他们去市立图书馆借书作保（该图书馆规定，借书必须有房东作保）。有一个时期，他们生活无着，只得靠党费来维持生活，他们处处精打细算，住普通的住宅，吃大众化的饭菜，列宁甚至有病也不去请医生，不肯多花党的一分钱。后来，列宁有了稿费，除了留下必需的生活费以外，其余稿